

走

不多远就是一家叫做上善若水的私人会所，约请吃饭的人早就到了。会所的门脸嵌满了高档的瓷砖与大理石，我一直认为这种流行的装饰最能象征一个城市冷漠的性格。室内到处都是仿古的红木器具，配以旗袍姑娘的现代礼仪，仿佛是在欣赏一出穿越时代的滑稽剧。如果说公共场合是刻意创造的生活，私人空间却是一种造作与限制。我的朋友是个大胡子学者，刚从文学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最近不知怎么忽然爱好与一些执掌公务的人来往。在这个会聚现场，大家坐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呢，就是剧中人也不知自己究竟该唱哪一出？其实现场是不出所料的，文化人谈钱，政客谈文化，商人谈趣闻，这简直就是活跃在当下的一种自然常识。

然而下一刻，我领着小孩子们野外郊游，阳光灿烂，生活温暖，人生健康得像是一则不断重现的纯奶广告。这种极具道德色彩的自然秩序也让我想起了古老的犬儒学派，他们除了淳朴善良啥也不要，宁可疯狂追寻也不愿意放纵享乐。特别是执着的狄奥根尼整日提着灯笼非得去找一个真实的人，他宁愿拖着大木桶要饭也不要亚历山大大帝的别墅美女，只要这位最高统治者别挡了他面前的阳光！犬儒派到这里仿佛中国的道家，还是积极的消极，是追求狗一样忠诚于自然生活的真隐犬儒。但现在来看犬儒却已翻版为儒犬，只是一群附庸风雅的奴仆而已。就像雾霾中的口罩们，只能忍住不说！

如果说雅典的失败与苏格拉底的死亡使安提斯泰不再喜欢哲学的诡辩，在他看来，一切精致的哲学都显得毫无意义，除了淳朴善良，不要任何东西，吃了就吃了，喝了就喝了，活成一个大直白或大糊涂，政治、财产、婚姻、家庭，宗教等统统不要。就像其弟子狄奥根尼说的：每种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将帅与帝王的印，事物被打上荣誉、智慧、幸福、财富的印，这一切都不过是破铜烂铁的印罢了！所以他决心像狗一样忠诚于生活本身，接受一切习俗，宣扬友爱，追求德行，力图从一切世俗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哈里斯说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的失去希望。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狄德罗、黑格尔、本雅明等人的精神之光中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才变成犬儒的，他们鄙视外在的世俗功利并始终坚持着内

这个时代的犬儒们

犬儒本来未必是势利，但抹杀了善恶是非标准的结局就只剩下了势利，或者说是犬儒致使罪恶成为可能

在的美德与价值，这时的犬儒主义者还存在着一一种真正的儒雅。随着大工业时代洪水般地涌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更切合时代的节拍，一种新型的犬儒思想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与不反抗的清醒，让儒雅的传承演变为整个生命体系的附庸，说一套，做一套，怀疑正统，人鬼交叉，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怪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真理值多少钱，自由能当饭吃吗？这些话语应该是随时都可以听到的。这种只认外在的世俗功利而否认内在德行显然已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主流价值观，一个涌动着真小人与伪君子的社会群体只能构成一个渺小的时代，犬儒本来未必是势利，但抹杀了善恶是非标准的结局就只剩下了势利，或者说是犬儒致使罪恶成为可能。

一年多来，我留意过蔓延于微信圈子的心灵鸡汤，好像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都去了另一个星球，所有正在发生的事都是鸟事，且每一件事都与自己无关。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对它们的价值却一无所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吃着大肉还要撇清，这个时代已经远离了儒之清高仁心的追寻，只切近了狗类的实用利己的本质：贼头贼脑，装傻充愣；都不是好东西，我谁也不帮。这种瓦解掉对立面沿着中间道路漫游的犬儒主义，构成了一种卑贱的后现代伦理学，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愚蠢与媚俗或许比邪恶还要糟糕。方园



刘瑜

青年诗人

著有诗集《自然课》